

沉香究竟有多香

——我的印度沉香发现之旅



象岛石窟湿婆神像



印度细密画《沉香树下的修道者》

■四川成都 肖伊绯

张爱玲在小说《沉香屑》中，轻描淡写地说，“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，点上一炉沉香屑，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，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，我的故事也该完了。”一直对张爱玲所说的“沉香屑”颇感兴趣。沉香，究竟有多香？

顶级沉香在印度

去印度之前，有朋友告诉我，在印度除了咖喱、细密画、神油之外，最应该买的东西就是沉香。

沉香是什么？简单地讲，是一种遇水即沉的、能散发出特异气味的质料。这种特异气味并非一定是香味，这种质料也不全然即是木材，所以说起来令人费解的同时，

鉴别与品鉴当然也是一大难题。

沉香的“沉”只是相对的鉴定标准，并不是绝对的。遇水而沉的质料还有乌木、硅化木等，能沉入水中的质料并非就一定是沉香。

公认的一级沉香产自印度，但据说能真正在印度见到沉香的机会并不多。

谈到沉香，首先便须谈到产地的问题，越南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、斯里兰卡、柬埔寨、缅甸、印度、泰国、寮国及我国两广、云南及海南岛都有出产，台湾也有很少量的沉香。沉香的学名叫“琼脂”，“琼”是海南岛的简称，亦即以前最好的沉香是产自海南岛，它是由常绿的乔木，经年累月地腐

蚀朽化，木质心及根节中的油质渗漏到外层，形成黑纹黄材的烂块状。由于沉香是蕴育在材质内，当沉香树木死亡后，或沉香树还在继续生长时，一受到虫蛀，人工砍伐，蚁蚀虫咬而造成腐朽溃烂，木质部分开始分泌树脂及油分，多年沉积在材质内，在材质内含有极高的凝固物。

在象岛亲睹沉香

到印度的首站，是孟买。这个印度现代化的电影之都，给人的印象却是混杂模糊的。在孟买，婆罗门教、耆那教、锡克教、伊斯兰教等多种社群文化，与殖民地时期的西方文化混杂在一起，与想象中的古老佛国完全搭不上边。在孟买，根本看不到一座佛寺，如果想通过佛教机构或佛教徒，不要说购藏一串沉香佛珠，就是紫檀、菩提、金刚佛珠也未见踪迹。

于我个人而言，孟买毫无吸引力可言，如果可以选择，印度的首选地应是阿旃陀、鹿野苑或者克拉久霍。因为要到孟买洲际酒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，加之去印度各地在孟买转机都非常便利，所以来到此地又理所应当。在孟买逗留三天后，我径直从阿波罗码头启程，奔赴向往已久的象岛。

是与我同行的一位香港朋友让我重拾追寻沉香的信心。在他的百般设法与锲而不舍之下，我们见到了象岛古物陈列所中的印度沉香原料，和一棵被奉为国宝的印度沉香原树。

象岛古物陈列所原本不对外开放，是将岛上历代发掘、搜集的各类石雕文物分类整理、研究的专门机构。因被我们的热诚所感动，陈列所同意让我们参观，并逐一向我们介绍了象岛历史及婆罗门教文化传统。当得知我们来意时，特意拿出了两块沉香古料予以展示。

这两块印度沉香古料是植物沉香中含有黑色树脂的木材。外形为不规则块状物，黝黑光滑，浑如黑釉。历经千年沉积与岁月消磨，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想象中的气味了，只有一种极素朴悠远的香，若有若无地象征着时光的痕迹。

陈列所专家介绍，印度沉香木非常沉重，远远不是一般的木石可以比较的。这两块古料是印度沉香当中最上等的

乌沉香，由于它的心很坚实，丢到水中会沉到水底，所以也叫沉水香。据他们考证，可能是原象岛婆罗门教统领的顶级藏品，由于种种特殊原因，没有被制成念珠或手串，而因此得以保留下来。

当我们询问岛上有无沉香制品出售时，陈列所专家未置一词，只微笑着祝我们好运。那位香港朋友又私下与其攀谈许久，得到的答案是，印度沉香原料在印度属于管制商品，通常并不能像普通旅游商品那样公开出售。偶尔有沉香制成的念珠或手串出现，往往都是老料老工，属于印度人自用的玩意儿，普通游客购得的可能性不大。

闻奶茶，寻沉香

据说，真正的印度沉香，百年内的“新料”还是有一股特异的香味的。有人说是一种奇特的茶味，近似于泡开的红茶，但又还要淡一点。有人说是一种细腻的奶味，近似于切开的干酪，但又还要干一点。

其实，红茶的种类不胜枚举，印度沉香的这种茶味，究竟属于哪一种红茶，恐怕没人能说得清。

在即将归国之际，在孟买的洲际饭店中等候离境相关事宜的办理。我又找到在饭店底层的旅游品商店的老板，希望再碰碰运气。无意中，看上店中一幅细密画。这是一张树下修行者的画作，题材取自于婆罗门传说，构图生动，颇有趣味。只见树下悟道的修行者头生金光，双目遥望远方，一旁送来美酒的女子试探地望着修行者，似乎担心他不会接受她的供养。这幅画作30美元成交之后，我忽然发现一个重要线索。原来画作中修行者身后之树有明显的切割痕迹，会不会就是当年沉香原树取香的表现呢？而且这株树的树冠部分虽然没有完全



象岛古物陈列所中的印度沉香古料

印度沉香原料

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沉香如意

画出来，但从形态来看与象岛那株千年沉香原树非常相似。我还注意到，画作中的修行者戴有三串项链，最外边一串白色项链应当就是婆罗门教徒常用的以白色花朵串成的，而内两串项链呈赭黄色，与传说中的沉香念珠色泽相近似。无论这幅细密画是否真的表达了我上述的这些猜测，但我此刻至少可以用这幅画作背景，与这位老板好好沟通一下，告诉他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了。

我一会儿指着画面中的树，一会指着画上修行者的赭黄色项链，老板似乎开始明白我想要什么样的念珠了。他拱拱手、耸耸肩，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。我也不便再为难他，转身就要离去。他又忽然叫住我，从里间拿出一大包东西来。打开一看，竟全是分装成小包的各色珠子。显然，这是一堆尚未串制的原料珠。这里边会有沉香念珠？我半信半疑地找开来，老板也一边忙活店里的生意，一会儿又跑过来帮我翻找一番。

后来，我找到一包珠子。其实并不是原料珠，而是一根断了线的残链子。珠子通体赭黄，间有墨线纹路；嗅了嗅，似乎

有股奶味，但不明显，早被这包袱里的檀香给染混了；放在嘴边咬了咬，并不是普洱的味道，而是像加了点糖的红茶味儿。我知道，这一次是对徒常用的以白色花朵串成的，而内两串项链呈赭黄色，与传说中的沉香念珠色泽相近似。无论这幅细密画是否真的表达了我上述的这些猜测，但我此刻至少可以用这幅画作背景，与这位老板好好沟通一下，告诉他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了。

正在我连闻带咬的窃喜之际，老板又闪身回来，挑了好几包老山檀、菩提子、金刚木的原料珠推荐给我。我忽然明白过来，他并未完全领会到我要找沉香念珠的意思，他只是以为我要一些特制的、用于自己串制的原料珠。而在原料珠的材质选择上，在商言商，他只会给我推荐一些高档的、价格偏高的原料珠而已。

朋友办好离境手续，跑来店里找我。我也急中生智，一口气拿了七八包原料珠子，着急地让老板开价付账。一千五百美元，还捎带着几十美元的小费，就算送给这位老板了。而我怀揣着一包印度沉香原料原工的珠子，踏上归国的航机。回到家中，一粒粒串起来，细细一数，刚好一百颗，真是无巧不成书。

沉香，究竟有多香？茶香，或奶香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品香心得。或许，沉香原本就不是一种香，只是有心人才能够闻得到的那种心香。或许，沉香根本就没有香，只给有缘人若有若无地生出一份妙香罢了。



真贋参半的印度沉香原料



沉香珠局部